宗忠簡集　乾

漢書門 類
三四八一 號
九六 函
三 架
二 冊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四八一 號
二 冊
三一五 函
廿 架

別集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481
冊數 2(1)
函號 315 105

315-105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許公矣今觀夫畱守經略擧節制勸駕表

315-105

宗忠簡公文集序

曩髫時讀忠簡公回鑾諸疏義之及時方籌兵籌餉或曰安得名將若忠簡者片檄號召數百萬人所向無前罔憂匱乏及隨牒忠簡邑里大索厥遺文哀之作而曰宋之竟爲南宋也豈盡氣數哉有弌忠簡不能用方公自舉進士義不苟合力距巫風飴壹羈削暨召假宗正少卿抗章不受和議使之稱改知磁州繕垣簡器廣儲蒐師及康王使

浅草文庫
日本政府圖書

虜公叩馬力諫假神意以挽行輅金人破真定公
奉詔從王入援公十二戰皆捷所發蹤無不成功
金人至驚悍不敢復出時如有乃心王室者奮勢
願與公偕則恢弘朝氣邀擊惰歸二帝之轅豈其
北哉康王纘服出公軌輅之餘非公也疇心膂（晳）者
乃膂于汪伯彥黃潛善之阻竟外老謀于青州用
賢而貳夲計已怨李忠定爰立也急恢復故罷非
公莫可與計事者徙知開封公内修守戰外規進

取先後收王善揚進輩諸軍寇剽革心孚為義勇
操縱群雄如制僕役臨驍敵受降入斬逆使嶷然
獨斷於厥衷卽弌軍皆驚怫為動又識岳武穆於
小校拔任為軍鋒河北懾公威信仰王師如百穀
仰膏雨也高宗若久任忠定惟幄間而閫以外一
委之公俾武穆左右焉河北可以復版章乃私意
恇疑惟淵聖復辟是慮優柔不決策安坐小朝廷
得公二十四疏若罔聞知忠定武穆亦皆疏棄嗟

乎嗟乎此所云吾謀適不用耳誰謂秦無人哉昔在殷王高宗念宏茲賁欲濟厥艱乃咨于傅說曰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說廸於王惟甲胄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卒能奮伐荊楚濯濯厥靈忠簡志傳說之志而宋之高宗不殷匹南宋不復北也有以哉雖然藉苐令時無英雄虜騎且長驅矣又安得有南宋公之功業豈不亦偉哉觀公集中詩詞感慨聲出金石牋序懇欵有體裁咸忠義所奮發不獨回鑾諸疏之剴切沈雄也或疑公曰在戎馬間誅討斷斷顧為竺乾家言深入名理即遠公支公未能過何哉余觀公每當大事處迅風烈見者怖若鬼神而公直恬然出之匪獨神勇其所養益可知矣諸葛武侯寧靜淡泊重扶炎曦即此志也回鑾疏與出師表爭光日月文章信載道之器哉

崇禎庚辰冬進賢熊人霖謹序

宗忠簡集凡例

一按公生平恬澹不噭名嘗進其澤州輓輅爲高宗首功而功不盡酬及李忠定再薦乃得留守亦未行盡其志朱晦翁序忠定奏疏云豈天之愛人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或深或淺而其捐推捐盡固有以迭爲勝負之勢而致然歟余於忠簡亦云

一

按公墓在鎮江而故里在義烏之二都子姓

散居其居五都之花溪者冐姓金氏先賢之
後奈何冐綿綿葛藟之譏哉急議改復可也
吾南昌亦有宗姓者相傳皆公裔云

一按邑中公裔奉祀者在二都而花溪十八世
孫維摩守煥以前邑令張公維樞命刋其集
千家久之叔熾于火煥之子諸生維垣能讀
父書巾篋中猶藏一本半已蟫蝕蠹腹中矣
余急為訂刻庶格人之言𦘕揭日月使讀者
聞風而興廉立之思也

一按公同鑾疏通壞表奏劄子二十有四今仍舊
以類分而小註係第幾次從文體也詩詞清
壯序記雅馴有德有言諒哉吉光片片皆珎
更爽可刪提要鈎玄存乎點注雜錄群賢論
議及公家乘軼事附之簡端微文考獻庶鴻
集之大全哉

崇禎庚辰冬伯耳人霖識

宗忠簡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條畫四事劄子
奏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信王咨目　奏乞依舊拘留虜使疏
條畫五事疏　奏乞修寶籙宮疏

乞都長安疏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虜之民疏
乞回鑾前後計二十八疏

卷之二
賀康王即位表　聞車駕將還闕賀表
乞回鑾計四表　遺表
謝親札令縱遣虜使表
除京城留守兼開封尹謝賜對衣金帶表

謝降詔獎諭表　謝中使傳宣撫諭表
謝出榜諭都人表
謝除資政殿學士進階朝奏大夫表
謝賜對衣鞍馬表　謝宣諭并賜茶藥表

卷之三
賢樂堂記　義烏滴心寺鐘樓記
重修英惠侯義濟廟記
義烏景德禪院新建藏殿記

銘
宗汝賢墓志銘　葉處士墓志銘
陳公墓志銘　陳評事墓志銘

卷之四
求教書　上鄭龍圖書
上王提刑書　上李丞相書
與總管趙野約入援書
與宣撫范訥約入援書
與知興仁府曾楙約入援書

卷之五
撫松堂賦遺王居士　古捫賦 有序

五言古詩
東上辭松楸　感時
謁華嶽

五言律詩
雨晴渡關二首　過潼關

題驄馬瘦
五言絶句
題盤豆鋪南李翁園
六言
題趙園
七言古詩
道逢敵卒述懐
七言絶句
曉渡
華陰道中
至洛
華下
馬上口占
蚤發
巻之六
寧國長老語錄序
麻衣寺畫佛画像贊
題珣師休牧軒頌
告金天廟文
請寧國再開堂疏
請海長老住蘇溪崇德疏

請舉老住滁州寶林　為華州延請晝老疏
千手眼大悲偈　覽鏡偈
盧行者偈　佛說偈

宗忠簡公文集目錄終

宋宗忠簡公集

始末徵

原序　樓昉

靖康丁未高宗再使斡离不軍時虜情叵測中外危栗宗忠簡公守磁則決策留行於是適濟適鄆適大名適睢陽遂登大寶中興之業實始基焉宗公力也公之初意欲正位號係天下心因以羽檄天下兵濟師河朔旋軫舊京其迂回宿留東南其

輙者乃汪黄謬計非公本謀也公既與汪黄異議不復預聞幕府事高宗藉其壯謀既畀命居旋升尹正駕御羣雄招降劇盜兵強士勇汰立誅必虜連歲不敢犯境於是淸宮除道謀還二聖奉迎大駕汪黄益忌之凡公奏請皆畱中不下自傷不得展布疽發背以死公之勲業雖不克竟而英靈毅魄皭然與日月爭光可也昉兒時固已得公芳規於四明所刊遺事中眞所謂膽大於軀者意其語

言文字當亦稱是客授金華始獲拜公像公之曾孫有德出示遺文若干種因爲補綴而襲藏之適守南徐公松楸在焉會部使者喬行簡攝郡事築僧廬於墓左刱祠堂於學宮總餉岳公珂太守趙公善湘繼命有德主蒸嘗所以風厲扶植之意甚厚郡博士方君符尤所鄉慕請以有德所授遺文鋟梓昉遂掇取遺事中所載表疏次第其日月而併刻之公前後奏請爲囘鑾而發者凡二十有四

其血誠赤心因可想見它文雖單言半字無非從
忠義中流出公亡而杜充代帥王業偏安蓋始於
此公之規模志節罕有能道之者况其遺文乎若
諸公表揚忠烈例應得書嘉定辛巳十有二月鄞
人樓昉拜手書

重刻序

張維樞

華川蓋忠簡公故里也樞待匱茲土拜公祠下者
逾六春秋每凜然神肅日閱邑乘讀公勸回鑾疏
表白日寒而悲風蕭也輙慨然憤懥不能句因從
海文君索藏草倡梓海文曰宗煥之六世祖蓄于
金末復舊姓也乃每世無忝敢忘宗相與抱遺書
而泣煥媿無能光宗祀李大夫有意圖之也敢不
其後樞既卒業謹序曰自肯豪傑之碩人國也豎
而為功與甲冑異不得已宣之而為言與紳衿異
是其始也莫不冥觀昭曠酌究天人淵肰於玄潛
之養而洞肰於道德性命之奧故一秉刅能開能

格能攘能平一投刎猶能以其匡定經緯之猷爲
訓若誥若雅頌夫誰非天子之力臣而兼諵如是
良錄元本邃也三代斌斌質有文武嗣後登將壇
者鮮不懋德斯文而獨南陽之梁父不減有莘氏
之耕南陽之二表不減有莘氏之訓彼其處則寧
靜澹泊出則鞠躬盡瘁鼎足雖分三立何媿嘵乎
公之雅意南陽也公自知之發諸先進若宋文憲
之題公誥王忠文之弔峴山丘隴也亦雷犾南陽
許公矣今觀夫畨守經略犖犖節制劉駕表疏烈
烈義膽靜居記題超超玄悟甚矣公之似南陽也
樞謂豪傑不出世不能擔世不澹養不能盡瘁蜀
道不玄悟不能盡瘁汴京有本者言如是武功亦
如是茅公之瘁汴京也比南陽更苦當南陽出茅
廬時上結魚水下駕熊羆及末執始鬱於仲達之
甘受巾幗公所事何主也建炎徂偏安而忍淵聖
不輟雖累表二十四疏猶左徙之問天此一苦也

南陽數郎出粮盡郎還宮府中誰敢營窟公外有粘罕兀术輩百戰之桀虜而內有汪黄二豎之鼠狐一手獨拍疇爲唱和若二南陽之詐驅馳也日在暘谷神王氣舒揮戈尚還三舍公頭顱種種始提孱卒摩堅壘策夸父步而馳奄𡨦雖心之長何及於髮天宵以尚父鷹揚之季假公不苦三以是三苦也淚安得不枯而背安得不疽嗚呼方事之猶可爲也其君相沈湎於花石聲色公崎嶇一倅車耳迨二主蒙塵肉食者羣拜虜不暇公獨能扯汴爲金湯而撫揚進王善契丹兒輩爲爪翼臣有自肯備百弊不變肝腦以衛社稷君相忍掣之肘乎雖然磁州之駕公實挽之武穆之命公實活之誰挈天下半還來者公耶公呼雖若公目可瞑今遺草具在樞不遠訓誥雅頌公直掏心而指曰是猶龍之唫而氣吞逆胡之餘魄也華川自不乏文武夫亦知所本乎其人乎此編然後可習俎豆而

行軍旅

萬曆乙巳仲春朔日温陵張維樞序

傳

張維樞

公諱澤字汝霖毋夢雷電紅光下燭窹而生公自㓜有大志登元祐六秊進士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掖縣令著廉能聲改判登州時官田積荒賠輸公奏免之聞朝廷遣使結女眞海上之盟公語所知曰天下自此多事矣居登䎗忝不阿忤道士得㚔用事者丐祠歸復坐削羈置鎮江尋監鎮酒稅靖康元年朝廷議遣使和金以薦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衆謂公剛方難屈且徒死無益不若付以河朔一要郡除直秘閣知磁州單騎就道至則治城池修器械廣儲蓄募敢勇為必守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敵攻一郡四郡皆應是一郡兼有十萬兵上廿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高宗以康王再使

磁過金公迎謁曰肅王一去不還今敵又詭辭致
大王願勿行不從公乃假神以留之曰此有崔府
君廟甚靈可卜玟廟有馬是夜果嘶車輦等物塞
去路公曰此可見神意矣王乃止金人破眞定有
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公言宜急會兵
李固渡斷敵歸路京城遣齎蠟封至言和議可成
公曰金人多譎是欲款我師耳君父望援何啻饑
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解京城之圍萬

一敵挾異謀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
遣公先行自是公不得預幕府議矣二年正月公
至開德十三戰皆捷金人來攻公遣孔彥威與戰
敗之公度金人必犯濮先遣二千騎往援金人果
至又敗之金人復向開德權邦彥孔彥威合兵夾
擊又大敗之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公揮衆
轉鬬王孝忠戰死公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
不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

計金人敗却公計敵衆什倍我一郤輒必復來使
悉其鐵騎夜襲危矣乃夜設伏金人復至得空營
大驚自是憚公不敢復出公覘金人逼二帝北行
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
路邀還二帝而勤王兵無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
欲先行討乃還軍上書康王勸進建炎元年五月
康王即位南京公入見涕淚沾臆陳興復大計上
欲留公潜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改

知青州時金人有割地之議公上疏其略曰自金
人再至朝廷未嘗命將出師但聞邪臣朝進一言
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致二聖北遷宗社蒙
恥臣意陛下赫怒大明黜陟再造王室今即位四
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
播赦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
氣而自絶其民也臣雖駑怯願躬冐矢石爲諸將
先公時年六十九矣李丞相綱薦公可大用徙知

開封府時敵騎屯河上金鼓聲相聞京城樓櫓盡
廢民兵雜居盜賊縱横公至首捕誅舍者數人下
令曰為盜者贓無輕重並從軍法繇是盜賊屏息
民賴以安河東巨寇王善擁眾七十萬車萬乘欲
據京城公單騎馳善營曰朝廷當危難時使有如
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立功之秋不可
失也善感泣曰敢不効力時有揚進號沒角牛兵
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眾數千往來

侵掠公悉招降之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
公曰此實覘我拘其人乞斬之有詔延置別館公
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嚴攻討之計其有實欲賈
勇敵愾者士大夫以為非狂則妄前鑒不遠今金
人假使偽楚來覘虛實臣愚乞致斧鉞而陛下惑
人言令遷別館優待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
乃親札諭遣眞定懷衛間敵兵甚盛公渡河約諸
將共圖恢復於京城四壁各置使領新集兵立堅

壘二十四所于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結河東
河北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
聽節制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公見奇之曰此將
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大敗金人還
遂陞統制公謂飛曰爾勇智力藝古良將不能過
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
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公是飛言飛繇此
知名公視師河北還上疏不報復抗疏言國家結
好金人當時固有順旨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
獲罪戾者陛下觀之背富貴者是乎獲罪戾者是
乎今之言遷幸猶前言和議可行者也惟陛下熟
思兀朮渡河謀攻汴諸將議斷河梁自固公笑曰
去冬金騎突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步將劉衍趨
滑劉達趨鄭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河梁以俟大
兵金人夜斷河適去二幸金人自鄭抵白沙密邇
汴京都人震恐僚屬入間計公方對客奕碁笑曰

何事張皇劉衍輩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數千繞敵後金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金人果敗羣盜丁進降引部屯京城徃謁公請將請以甲士衛公曰正當披心待之耳及進至慰勞如故吏翌日請公詣壁公許之進益感畏金將粘罕據西京與公相持公遣步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過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公捕景良斬首以殉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公公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為忠義鬼今反為金人持書何面目見我乎謂史曰汝為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兒女子誘我乎並斬之謂仲祖本吾宋人脇從而來豈得已縱之諸將皆服王策者本遼酋為金將徃來河上公擒之解縛上坐為言契丹本宋昆弟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復讐策感泣公因是盡得敵虚實遂決計大舉先是部將趙世隆殺所委

署磁州事李侃至是世隆與弟世興將三千人來
歸公語世隆曰河北陷没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
陷没耶命斬之時數兵露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
左右皆懼公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
志立功足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至公謂世興
曰試爲我取滑世興欣然受命遂得州歸時有降
寇趙海屯板橋竊劫者八人公知召海海以甲士
五百自衛入公方對客海具狀即械送獄客曰彼
甲士甚衆姑徐之公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
日誅海於市見者皆慄揚進王善各率所部相拒
天津橋公出片紙諭曰赤心爲國固如是耶當戮
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何苦爲二人懟退公威聲日
著北方甚尊憚之言必稱宗爺時契丹人多來歸
公選契丹漢兒自近諭以其滅賊雪恥行即給資
糧賜公憑陝官軍渡河爲信又爲榜文散示陷没
州縣爲公據付中國被虜河北之人公知事可舉

故請回鑾尤力辛卯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彦等取懷衛滑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陵寢馬廣等自大名取洺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率所部並進既渡則山寨忠義之民响應不啻百萬契丹兒亦必同心戮殄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後講舊好以攜虜情遣知幾辨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諭以禍福協力掃蕩如此則二帝有回鑾之期兩河可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慰中外將士望疏入不報公前後請還京二十餘奏皆為潛善等所抑因疽發乎背諸將入問疾公矍然曰吾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戮敵我死無恨衆皆流涕請將出公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公連呼過河者三而卒都人號慟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公子穎居幕素得士心自公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命杜充為

開封尹東京留守充盡反公所為類屬爭之不得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憤惋聚者復去為盗充竟降金而中原不守維樞曰公不填開封宋不得南公不死宋不終南公貞社稷上臣哉識者謂公累疏勸迎二帝似未料建炎之隱良是弟此乾坤何等時也縞素一局强項奪魄倘公不聲迎復不勸回鑾何以挫金鋭而振忠義鬱億之氣耶亦訊非天也和議汪黄階生之而公空灑涙賊檜堅持之而武穆至碎身家主寔有丈兄恐委沙漠於二長城何有公以半壁天下還宋天以全軀還公幸矣樞從公裔方州君得梓遺草始知孝爲諸先輩忠義固有種也

附録

李忠定公建炎進退志云余薦宗澤於上以為留守非澤不可澤浙東人自為小官即卓犖有氣節敢為不詭隨于世以故屢失官靖康間知磁州上

以康邸持節使虜中時金人已再犯河北澤力挽
留以爲不可行其後有元帥之命遂即大位澤之
功爲多同列忌之譖毀百端不得留府中旣而除
知襄陽府余到行在澤適至與語衮衮可聽發於
忠義至慷慨流涕故余力薦之上笑曰澤在磁凡
下令一切聽于崔府君余歎曰古人亦有用權術
假于神以行其令者如田單是也澤之所爲恐類
於此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安非得人
以鎭撫之不獨外寇爲患亦有內變可虞使澤當
職必有可觀上許之乃除延康殿學士知開封府
兼留守澤至京師果能彈壓撫循軍民畏愛修治
城池樓櫓不勞而辦屢出師以挫賊鋒雖嫉之者
涙竟不能易其任也

熊人霖曰宋高宗得稱中興也宗李二公柱石哉
二公天資剛茂學力靜深其了達承當非凡所見
故皆能應大變定大難處大疑人以爲烈風猛雨

廷霆之交施而二公意忠安閒揖揖不差黍累昔
韓魏公未嘗以膽許人范文正公獨以天下為己
任夫任所果者膽也膽所定者識也識所淵者學
也讀二公集則二公之所養可知矣忠定集曩抄
本在秘府延建寧令三山左君充先始發厥喬李
生嗣玄之藏而剞劂之余友五湖黄君國琦初仕戴
君國士緘寄余署中余拜手長讀信二公之出處
天實為之而喜二集之並出于時足以堅仕士之
骨也韓范宗李將無同忠定有哭忠簡詩一章惜
刻中僅有其目嗣當屬左君訪補令搩忠定品題
忠簡者於此古人聲氣之投豈曰偕交引重哉有
君臣而後有朋友聖賢之所以立倫也

宗忠簡集附刻雜録

忠簡家藏宋勅劄

朕惟欲求臣之忠藎必先崇其爵秩庶得其讜論以盡輔弼之誠爾宗澤登名進士歴仕御史中丞功及社稷薦歴歳久今特陞宗政少卿廉充副元帥所以彰朕報功之心爾當益勵厥志益修厥職可依前件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右擬轉保副元帥

宗澤准此崇寧元年十月十六日午時下

兵馬大元帥府伏見朝奉郎秘閣修撰擢發遣磁州等處制置河北義兵總管兵馬副元帥宗澤風力敏強氣節英偉方時艱棘夙夜勵精招集民兵豪傑爭附志存衛國義不辭難經營百為各有條敘老當益壯懋哉乃勳宜除集英殿修撰已具奏聞今訖右劄付宗殿撰准此靖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都統制兵部郎中宗澤守鎮金人撫字民瘼黎庶輿不念德口北關臨番胡聞其令名畏其威聲懼不敢侵擾汝有佐朝護國之綱有推山塞海之志設計勦殺法令肅然朕得江山鞏固放下心懷用是親賜錄敕龍飛鋒劍表段旌旗扈從軍伍數萬敕尚書兵部郎中進禦鎮江為統領都統元帥有不聽調度者俱誅刑斬不動奏聞治軍治民以仁以德太平寧靜班師回朝故諭故敕垂惟欽哉右擬轉保為統領都統制兵馬大元帥宗澤准此建

炎二年二月 日

忠簡公謚辭 謹按謚法危身奉上曰忠正直無邪曰簡

人臣任安危之寄或齎志而未伸國家厚終始之恩有易名而殊賜其須頒命以厲庶士具官宗澤早負吏能雅都時譽逮艱危之際乃不顧身以覊靮之餘遂參佐命朕既嗣承七廟行撫萬邦駐蹕東南用應運會惟留鑰勳衛之寄紫微之居勤勞百爲忠勇一節恵感衆士威行兩河將率扶義之師以贊定傾之業而大星遽隕部曲瓦分遺奏上聞道路雨泣國憂未艾天意難忱蓋祖逖尚存石勒不敢爲冦道濟已死魏人頻歲來侵自昔所嗟于今乃見危身正直合二義以尊名垂光子孫將十世而永賴可謚忠簡以慰英魂

題宗忠簡家傳遺藏誥勅 宋濂

青城妖祲連雲猜犬羊在都龍在野百年藝祖舊

河山萬騎長驅若水解東京畱守一世豪仰天雪
涕風蕭騷起扶白日炤河北赤手欲障三秋濤義
旗戞天天爲泣四方猛士聞風集自期徇國與神
通豈謂忠言反難入披肝上疏畱至尊衆輿不顧
東南巡拊床三呌大星落非天棄宋良繇人功業
無成志可紀古來英傑多如此君侯心事漢武侯
偉氣英聲冠千祀我來已恨生世遲不得親覩忠
勇姿毎過鄕邑髮猶竪綸誥況是當時爲却憶前

朝司馬死章蔡羣奸乘間起國雖未亂政先亡萬
里蒙塵從此始吁嗟黼黻眞奴臣賊君致寇肥其
身姓名汗眼尚欲嘔君侯在位能無眞侯乎侯乎
愼勿嗔誰使彼奴操國均君不見汴京禮樂正全
盛江南杜宇啼天津

又　　解縉紳

余少時毎讀宗忠簡請高宗還京二十餘疏及公
臨薨諭諸將之語未嘗不流涕沾襟也公未薨時

招集羣盜聚兵積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渡河克復指日可期嚮使公未薨而高宗還汴則公雖死而宋亦可復中原公不死而渡河克復高宗雖奔之海上必復還汴然則公之連疏請還駕汴京其辭激切感之以二帝曉之以禍福公殆亦微知其將死歟或者以憂憤致疽發以死者殆未足以見公之心公是時年已七十矣憂不能忘而何憤之有公之平生忠精明哲服岳飛之善論兵使宗穎之能得士皆賢哲之所尤難嚮使高宗能以穎代公以飛副之公死猶不死惜哉此勅乃公為小人所擯斥時被褒時宰又王黼也公實褒至今而賢子孫如經者又時出於人間公之褒君憂國小心忠恪氣象可想見故有以知其憂而爽憤也

永樂癸未十二月廬陵解縉紳書

又　　胡輸

忠簡公以宣和四季差監鎮江都酒務告命之下

門下侍郎王黼肩署焉黼於是始拜少師與蔡攸
童貫圖任國事內小人而外君子宋運方否之時
也雖京既陷王業偏安於江表百五十年之間人
才用舍徃徃如此國之不競誰執其咎哉洪武六
年冬金華胡翰從公之八世孫曰經者獲觀是卷
遂書以識其後

又　蘇伯衡

右故宋宗忠簡公復官誥謹按公元祐六秊秊三
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歷龍游膠水趙城令政
和三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士高延昭恃
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貸延昭至京師因林靈素
訴公改建神霄宮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擢
羈寘鎮江是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敘復就差監
鎮江都酒務此則當時所被勑也六年除通判巴
州事靖康二年御史中丞陳過庭等薦可臺職名
赴闕假宗正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其名

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難合必不可屈徙死無益
乃不遣行會選易河北帥守擢公直秘閣知磁州
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修撰高宗以親王
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都元
帥公為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宮命公以龍圖閣
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右僕射李
綱薦徙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為京城留守
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于雒有
旨除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
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公先是公請休致特授
朝散大夫恤典行累進其階繇通議大夫至開府
儀同三司詩不云乎無兢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
世之大材與方其盛年置之散地且踰兩紀以忤
一道士得罪用事者坐廢四年及河朔事勢危急
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受任居守也
二帝北狩高宗南巡於斯之時中原岌岌貞如一

髮之線引千鈞之石臨萬仭之淵尚頼公雖老而
奮然自必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
成而時宰黄潛善汪伯彦忌之遇事輙從中沮之
公不勝憂憤疽發於背而死及之茲非有志之士
所爲太息流涕者耶公既薨而宋竟不復有中原
矣豈人之無祿而天不慭遺也將不欲混一而遽
摧之也於戲世亂之來必生撥亂之材以擬其後
公智略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
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呑志以沒宋
之偏安於一隅其豈天運抑亦有人事焉覧是誥
者未可直以爲足見一代之故事也此誥行於宣
和四秊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爲今洪武六年癸
丑公八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
公削奪之繇拜官伐之槩以便觀者而伯衡輙以
夫所素慨者係之寔是歳之十月二十日也

予忠簡公長篇　　吳　芾

嗚呼哀哉元帥公百世一人不易逢堂堂天下想
風采心如鐵石氣如虹正色立朝不顧死半生長
在謫籍中眞金百錬愈不變流水萬折歸必東落
落奇才世莫識欲知勁草須疾風維時中原丁禍
亂胡塵漲天天濛濛衆人皀縮公獨奮毅然來建
中興功雄圖一定百廢舉獨見南陽起臥龍嗚呼
哀哉元帥公翩然遺世何忽忽無乃上天亦乏材
故促我公還帝宮公還帝宮應有用何忽坐視四
海窮嗚呼四海正困窮興仆植僵賴有公公昔居
東都天下日望公登庸公今既云亡天下不知何
時康正如濟巨川中流失舟航當今士夫豈無人
請問誰有公器業誰如公忠良公雖不爲相德望
振要荒公雖非世將威稜讋豺狼偉哉奇節冠今
古我試一二聊鋪張靖康明季秋胡虜正披猖廟
堂驚失色愁覩赤白囊公肯慨然乞奉使欲以口
伐定擾攘朝廷是時未知公公之素志不獲償憂

國耿耿思自效再得守土河之旁命下得磁州翌
日徑東裝下車未三月虜騎已及疆虜人聞公亟
退舍疋馬不敢臨城隍頃之得兵數十萬康邸賴
公王業昌及公領留守北顧寬吾皇恩威兩得所
春雨兮秋霜餘刃曾不勞微弱成安强姦雄盡膽
落誰敢亂紀綱嗚呼哀哉公死矣民今安有粟得
嘗犬羊乘我虛迹復陷洛陽洛陽本東都雖堞遥
相望不聞敢侵犯豈是軍無粮祗畏我公霹靂手
氣懾不復思南翔嗚呼哀哉公已矣秋高馬肥誰
與防天子久東狩本冬幸維揚都人心戀主謂言
何相忘朝夕望回輦斷腸還斷腸公獨以死請百
請意愈剛嗚呼哀哉公死矣萬乘何時歸大梁咄
咄食肉人尚踵黎與王姦諛蔽人主痛毒流萬邦
人怨天且怒意氣猶洋洋所冀我公當軸日盡使
此曹膏斧鑕嗚呼哀哉公死矣始知國疾在膏肓
我公我公經濟才設施曾未究所長但留英聲與

茂寔永與日月争輝光此死與公亦何恨顧我但爲天地傷我聞天下哭公者哀痛何啻父母喪父母生我而已耳安能保我身無狹郡人此時失所依波迸東下紛蒼黄我公我公不及見秋風在處生悲涼百身倘可贖我願先以微軀當靈丹如可活我願萬金求其方旁皇竟無起公計安得長喙號穹蒼嗚呼哀哉元帥公太平時節君不容及至亂離君始用民之無祿天不從嗚呼哀哉元帥公古來有生皆有終維公存亡係休戚千年萬口長悠恫嗟我草莽一賤士念此抑鬱氣拂胸衝哀忍涕何有蚕願以此詩銘鼎鐘

讀忠簡公遺事　黄　溍

公初起滏陽艱危屬多壘蒼然國家意委身于戈襄（裏）陰颭巻翠華朔雪被南紀悠悠虞淵日力盡揮不止寅恭象齋鉞際會開朱郎長安付爲異漢業中興始宮庭數汎掃蹕路無荊杞疚心望鑾輿感

激湧如水上表方出師嗚呼孔明死宴安不可懷
肉食毋乃鄙巨舟竟未焚三語猶在耳蕭然舊祠
下碧草垂堦阤登堂挹光儀赤舄仍几几千載墮
淚碑一夫敢殘毀傳家有遺書敘事非虛矣鼎哉
愼失墜庶以裨信史

忠簡公畫像贊　吳伯宗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攘夷而安
夏始以一言能反北旆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
能回南轅而北駕旦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
於帝聽渡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
之於公則知媢嫉而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
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
悲咤也

題忠簡公峴山遺壟　王禕

艤舟大江口矯首望京山山色近月朧洩雲護層
巒吾鄉忠簡公丘壟在其間嗚呼靖康亂九鼎紛

播遷建炎既南狩國事巳艱難公方任社稷百戰
心力殫神州將金壁抗疏請回鑾大誼表日月衷
言披肝膽誰歟獨何心忍使奔中原星殞孔明死
王業遂偏安惟留忠誠節宇宙垂不刊遺墳托茲
土孰敢樵牧干容途有程期爽繇拜剃營遺武李
可蹈英風杳難攀天昏白日落淒然洒清潸

宋宗忠簡公集卷之一

明進賢熊人霖伯甘詮訂

劄子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某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
二百年豈謂賊虜擴肆邀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
北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
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

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囘彼之賊虜將自勦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爽負緣可囘賊虜愈熾亦爽因緣而亡此事在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某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僞是五者甚易知易行然歷世莫能知能行者蓋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逆於心也柔邪諛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遜於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答問之間以茲五事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嗣無疆今勢孤危岌岌如此其願大元帥大王左右嘗膽不忘在濟時夙夜羹墻不忘我

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
王可回賊虜雖熾可勦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
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蓋臣念祖大人格心字
字可作謨訓

條畫四事劄子

臣聞情生於憂憂生於見見生於目之所遇與左
右之所接所遇所接果順於己則喜喜則賞之賞
之者非懋其功也賞其順己而已耳所遇所接果
逆於己則怒怒則罰之罰之者非罰其罪也罰其
逆己而已耳如是則賞罰出於喜怒喜怒出於逆
順可謂之公而無私乎賞罰徇私其何以礪世磨
鈍大有為於天下乎聖人無我故忘情忘情故忘
逆順忘逆順故忘喜怒故賞一善而天下之為善
者勸知其非私善也罰一惡而天下之為惡者沮
亦知其非私惡也一賞一罰歸之至公而我無容
心焉人其不心悅而誠服者乎陛下所以號令天

下使人知所趨知所避知所行知止者賞罰而已
昔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是怒也豈發於目之所遇於左右之所接
哉彼賊虜横肆兇暴侵我王室臣願陛下如文王
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有賞有罰惟平惟一
至于應酬萬機進退取予之際斷之至公以慰天
下之望
臣聞人君職在論相昔堯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
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皋
陶賛舜咨四山而後九徳咸事庶績其凝伊尹賛
湯革夏而後咸有一徳格於皇天是知不仁者遠
不能播其悪于衆始能使衆賢和於朝更相汲引
以成大功也以人君身居九重其彌縫燮理鎮撫
表正但仰成于朝而已高宗得傅説而商中興憲
宗得裴度而唐中興臣願陛下于稠人廣衆中不
以親疎不以遠近不以愛憎不以卜虚心考驗参以

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俾之應變守文果得其人能率厲衆志交修不逮其在位皆節儉正直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持天下之正以成天下之務天下其有不大治者乎陛下果尊道德遠邪佞與大臣言欽而信毋使小人參焉與賢者遊親而禮毋使不肖者與焉用賢勿貳去邪弗疑斯言行而天下治矣書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知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茲事在陛下力行之而已矣

臣伏聞李絳見憲宗于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擿其尤者如何絳曰此非上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臣進言于上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雷霆之威彼晝夜思度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干不測之禍顧身無利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

若譴訶之使杜口非社稷利帝曰非御之言我不
知諫之益且人君深居嚴密又以旒纊蔽其聰明
所以見天下之是非聞天下之情僞者蓋用諫官
代爲耳目俾姦邪讒慝不敢掩其不善而見其善
者也唐高祖太宗初即位嘗賞孫伏伽蘇世長以
激諫臣恭惟陛下聲色貨利弗邇弗殖舍己從人
樂取諸人以爲善固無可諫者至於臣下懷姦蔽
慝嫉賢蔽善敢肆欺罔苟朋比者當使耳目之臣
廣其聞見澄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絶後艱

臣聞天下之事爲於可爲之時則成爲於不可爲
之時則敗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是以古人有時哉
不可失之語恭惟陛下繼離之炤法乾之剛故見
幾而作炳果斷而罔後艱成敗之幾不出昭回之
鑒臣復何言臣誠心祗思徇國久荷眷遇臣非木
石能不自知然臣每見事有當行請之必力言既
拙直勢甚孤危願陛下察臣之衷力賜保祐使全

骸骨以盡餘年臣之悃誠言不盡意

奉乞過河措置事宜劄子

臣契勘河北西路真定懷衛濬等處見有番賊占據今又分留賊馬於洺州四向劄寨蹔栽鹿角意欲攻打若河西諸州不守即賊之姦計包藏不淺京師雖為備禦未易可居臣為見有上件事宜已於今月初七統押人馬自滑家渡過河會約河西忠義統制等商議隨宜措畫若事理可行即一面招集同心協力以圖收復安集流移為久遠利若賊勢厚重不可施行即具所見利害的確便宜畫一敷奏伏望聖慈體念河北繫天下根本河北不守則干戈弓矢未易櫜戢臣每患前日之失蓋緣將相恃賴太平怡不為恤朝進一言暮入一說惟以講和乞盟為意今更沿襲不習武備臣竊憂之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不揆衰薾無能見過河相渡別具奏聞者

狀

大元帥府勸進第二狀

某等累狀乞大王早決大計以安人心伏准降到劄子所請難議施行者屢布忱誠仰祈洞鑒茲叶寰區之願實繫宗廟之依豈謂陰謙未蒙昭允竊以四海之遠必發號施令然後上下孚必信賞必罰然後小大服從惟軍國之重可虛宸極之尊二聖播遷羣黎翹佇念祖宗積累垂爽疆熹養之恩而胡虜貪殘起不測侵陵之變有踈早悟遂致稔姦雲甲霜戈其力追於朔野天旋龍馭期早復於皇居然推戴有繫於人心况寄託已彰於天意尚稽獨斷曷慰輿情伏望大王以聰明之資振久大炎明之業以智勇之略弭變亂窺竊之風鞏（鞏）固洪圖措安大器不得已臨蒞赫乎羣目之瞻惟式克欽承亶乃萬方之聽某等爽仍祈求懇切俟命之至

乞大元帥於南京開府狀

契勘張邦昌久在虜中范瓊亦自草野中起恐其包藏陰與賊結凡事未可容易憑信某十日前因與汪元帥咨目乞啓稟大王且於南京開府想旬浹間便可撥定一京城是祖宗應天受命長發之地二道路取中四方萬里便於申稟三臨下流諸處漕運尤易辦集四於拱寧屯兵爲嚴守計五可斷北來餉道賊雖稔姦當自破滅却令某統領見所會諸處節制人馬盡數前叅京城十里以來劄寨齋大元帥榜文敘哀痛懇切未恐遽歸瞻望宗廟朝廷與省府舊官閭巷父老相見哽噎眷眷之意觀人心後佇懇切然後按轡徐行庶爲萬全不至落賊姦便某下情不勝瞻慕之至切望哀亮血誠早賜施行

信王咨目

某咨目頓首上呈領尹元帥延康台座春和伏惟

輔國宣勞神捐忠勤台候多福某切以國家多難金賊入寇两犯京城劫遷二聖下及血屬三千餘口長驅北去某到慶源遽謀逃竄得賊中忠義數人為力遂脱羶網今具河北事宜利害數奏聖上竊恐姦臣賊子障蔽壅遏某素知公梗槩敢為攄節報國遂再具奏煩公多方繳奏使之得到御前得兵速至不勝萬幸自餘更冀上為廟朝倍保台重前膺大拜祝望之至不宜

疏

奏乞依舊拘畱虜使疏 建炎元年八月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憘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為念乃以賊虜誕謾為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技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思敵所愾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苟且以致賊虜顛越不恭遂

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狀茲非賊虜之能也皆
繇爽誠實之士鼓倡驕逸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
耻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
造佞説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
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宜兩手分
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
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
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
去冬與今春夏賊虜倡獗大臣桑邪訣佞蓄縮畏
避者不敢略有抗拒語但以詭譎爲誠實包藏爲
智謀緘默爲沉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與親王無
辜之民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
邦昌耿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
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
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
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絕以

正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話又浸漸坐和廷回曲折為退丞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即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遂遂(逐)當世議臣陛下延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地者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遣姦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諫狀

與畱守范訥乞收賊虜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朝廷肯揮庚激軍民士庶懷冤之心俾肯力戰仰賛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别館優加特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於賊虜情款如是之慊(厚)而於我國家許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只

臣尚狃和議惶惑聖聽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褫削投之瘴煙遠惡之地以快姦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

條畫五事疏

臣衰老孱愚誤膺簡記但思瀝竭知無不爲凡所敷奏仰于天聽過蒙採納委曲俞允臣非木石豈不知感但有細從三省與樞密院事百端阻抑參不可行臣欲隱忍不言首鼠承稟切慮事于國體臣雖萬死奈宗廟朝廷天下根本與數百萬生靈何臣所管留鑰與畿甸事所繫實大願陛下憐憫狥忠毋以近言惶惑聖聽臣且以近日三省樞密院戒約之文臣有五疑焉器甲械用衲襖襆衫兵幕之類皆椿管準備不得擅有支遣今遣將出師此是軍中合用之物不可闕誤而先行椿管不容

支遣此一可疑也臣近召募人於四城劄寨為守
禦之備今承聞所召募之人係是何等色額如此
則古人使貪使愚者皆不可憑信矣二可疑也臣
為見尋常防河只以數千卒伍沿河分布敵有數
騎侵犯即奔走潰散不復支吾臣今合京畿十六
縣内有兩縣瀕河其七十二里均之諸縣縣僅四
里有畸各令開河濶一丈八尺於南岸埋鹿角連
珠劄寨賊有侵犯併力禦之乞蒙聖慈矜允行之
亦似允當今樞密院行下約束只令依倣陝西以
三七分為率三分出戰七分出助軍錢陛下念畿
縣居民例遭殘破平時保甲十七五六若止用此
其寔無幾況重遭傷殘之餘勞來安集之猶恐散
去又為可以助軍錢阨之使速去耶此三可疑也
今歲守禦之具與城池之備雖已粗辦尚多鹵莽
未能如舊去處必須曉夕修造補葺繕備今三省
樞密院肯揮諸場庫務如修城造器械見雇工役

不令支錢今修城雜場與軍器監入作司皆縮手無所爲此四可疑也夫人之情無大小無貪富靡不懷鄉土顧妻孥戀墳墓舉千萬人貌雖不同情卽皆一歷世聖王所以成天下之大順而得多助之至天下順之者以能順人之情而已矣臣伏想陛下貔貅扈從億萬之衆多西北人陛下爽偏聽三四重臣之言試廣詢僉同叶從之與論斷自淵衷以決行幸臣竊見僕射黄潛善樞密汪伯彥張慤皆爽遠識見爽公議論偏頗回遹惟富貴是念朝入一言暮入一說皆欲贊陛下南幸此五可疑也伏望聖慈察臣之忠聽臣之言早賜睿旨

再奏乞修寶籙宮疏

臣昨奏乞修寶籙宮爲淵聖皇帝他日涖止之所未蒙降旨臣聞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知孝弟則不犯上不犯上則天下治矣恭惟陛下孝於道君則天下莫不愛其親陛下弟於淵聖則

天下莫不欽其兄是知上有所好則下必有甚焉
者矣此所謂以身教者也臣竊見隆德宮面勢量
飛孔安如舊將來迎奉道君皇帝自可臨御願陛
下預勅有司洒掃嚴潔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淵
聖將來還歸未有蓋止之處臣欲乞修寶籙宮改
建以爲迎奉之地使天下知陛下弟於兄也推而
行之薄海內外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黎民不時雍
而萬國不咸寧者未之有也如蒙俞允伏望斷自
淵衷御前處分行下付臣施行

乞都長安疏

聖宋都汴城垂二百年天下未嘗有犬吠之警靖
康初年金賊兩犯京闕兵將失守遂致二聖播遷
臣子言之可爲痛哭陛下纘承大統卽位南京顧
非不知宗廟社稷之所在而都人士庶之望幸也
時金賊退師之初大姦擅國之後或慮舊染未悛
包藏不測回將所待也臣區區愚衷每輙過計切

以京師者諸夏之本根素號四通八達之郊舟車
輻輳民物浩穰方天下爽事而居之實為萬世之
長利也今賊虜倡亂動至畿甸恐議者慮今秋長
驅南來不過請陛下遷都而已洛陽既已殘破大
名稍近賊境必曰南都可矣若以其衛臨清汴緩
急之際可以順流而下轉至江淮虎踞龍蟠金陵
可都大不然也且逆進而深入擣得金賊巢穴以
迎二聖陛下駐蹕長安則金賊必不能西向潼關
中原豪傑盡樂為陛下用内外之患皆可消弭而
祖宗大業可以永保而傳億萬世天下既定東還
京師亦不晩矣臣狂愚言不足採惟陛下留神而
聽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奏給公據與契丹漢兒及被擄之民疏 建炎三年四月

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羣臣姦謀苟
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

之衆侵犯中國竊見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唇齒兄弟之邦偶被金人殺虜忿怨不已止緣勢弱未能報冤今若復約盟會使得同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措置彫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遽效命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庶乘機併力賊勢可分所有本朝被虜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令徼連文榜公據共三本在前者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知開封府通前後表疏係第一次奏請

臣聞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則得民之道在察其心之所欲與其心之所惡而已此古所以有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語求民之和豈必家至戶到一一而求之哉應天順人承天下之大順則民不期和而自和矣臣蒙恩差知開封府臣雖衰老奭能然久知開封

染習諸統制下皆是招集悪少亡命無行者臣既
領府事更不敢徇身自顧但以正道歷試威之不
旬浹間彼悪少輩咸知挌心爍謀斂迹遁去其間
巷間亦自然悛改上下怗然無復肆横以是人人
鼓舞仰陛下之威懷陛下之恵拳拳慕戀不啻嬰
孺之愛父母咸思發憤敵其所愾臣毎聞王畿内
外日久嘉靖熙熙皞皞将如向祖宗慶祐熙豊時
臣觀人心念念後生者惟願陛下六龍之御警蹕
之聲千乘萬騎來歸九重以副萬邦切切系戀之
誠

再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七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次奏請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
無所為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
疇知水有順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治天績用
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
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

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貫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祖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寔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賛陛下幸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

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亦謁欵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不勝涕泣痛怛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四次請

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於汴肇造寰瀛膺大歷服固欲傳之億萬世偶茲冬今春信憑賊虜姦詐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纘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汴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既即位乃宴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遞相鼓扇閭諸州縣間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踐蹂弗寧攸居茲無他繇陛下負良過當駐蹕別都俯徇

姦謀預圖遷奉使狡獪簧惑敢爾横肆盜據竊發罔循蹈蹟（有闕文）以歸畎畝以操耒耜鑄劍戟爲農器息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勑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輦轂奠枕九重臣竊謂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天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尚何夷狄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顧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息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息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徇臆説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五次奏請）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滲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敫敫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

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竭蹷交走道路茲乃祖宗
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
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
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
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
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
至深慰其心臣前劄具奏以謂得其民當得其心
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
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亟與之聚之陛下聽姦邪
良避賊虜之言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
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六次奏請

臣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
誠于冒瀆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
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之
法以取士意謂皐夔稷卨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

月試剽竊時文因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僊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謟佐汙染成風因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昭享上卒之驕溢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虜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固有阿意順旨作為歌頌以叨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為是乎被罪者為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岌如是者盡緣姦邪憸人皷唱四事俾民病弊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肅牆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為可行阿諛諂侮動為身謀翕翕訛訛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

者也且我京師是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奈何聽先人之言輕弃之欲以遺海陬一狂虜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寃負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呑此賊虜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心勠絶兇殘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帖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饑渇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爲狂率誕妄願延左右之将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袒右袒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還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泣交下激切屏營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九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七次奏請

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

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
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河避
寇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
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
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
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
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敉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
乃遽欲去而之他非唯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
與腹心而弃之豈祖宗所以付託之意與天下朕
瞻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謂何容易
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
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尚當矍鑠皷勇立辦禦敵
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掃除宮禁嚴備扈從奉
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
中原有仗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夾
討爾示虜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

公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爲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即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即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闢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顧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帝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旣已迎奉鑾輿還都臣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蹀血虜廷非特生縛賊帥直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莫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八次奏請

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櫓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併力夙夜自公率厲不解增築開濬起

造輯理皆就緒浸臣又製造决勝戰車一千二百
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
扶輪六人執牌輔車二十人執長鎗隨牌輔車十
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搶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
辦閲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為一隊
見今四壁統制官日逐教閲坐作進退左右回旋
曲折之陣委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
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
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為
一體把截探伺次第賊虜畏讋已不敢輕動冐犯
自速殄滅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
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已忻悅敉寧嘉靖同
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此緣陛下
委付之重常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
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
目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瞻

仰天顏俯伏百拜然後臣退塡溝壑如生之年死
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
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
基業本根之地陛下奈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
之語以巡幸爲名輕棄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
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爲朝宗之地乎臣果得
以此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
奉陛下指揮號令賊虜可以消滅寇盜自然平蕩
王室於焉再造大宋中興可必若誕妄之人言臣
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卽臣自頂至踵甘俟斧
鉞臣已修整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
帶御路閭萬邦百姓寓于京師者日夜顒顒望陛
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
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戀戀繼
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
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秊河流不氷惟陛下

斷自淵衷無惑辟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
艱臣下情不勝激切之至

乞回鑾疏 建炎元年十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一次奏請

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迺者親降詔書郎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立何功不就何浮言之可惑何戎狄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尚未聞千乘萬騎消日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燭洞見安危之幾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姦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絶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者率衆討賊賊勢窮蹙不知所爲此天亾虜寇之時也夫天

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用此時遣閻勍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危殆大振軍聲盡平賊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姦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自謂茲舉可保萬全爽可疑者也或姦謀蔽欺天聽未即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胡塵葺請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姦臣之口臣蒙陛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已伏望聖慈特賜睿斷天下幸甚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正月通前後表奏係第十二次奏請

臣聞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黍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本根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

緒天下之人竭蹷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既奄有
九有寶萬世無疆之休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
切切傒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
淮甸不恤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奎拱視下又不
恤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
志又不恤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祀祭所以
貽厥子孫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勅回
鑾登樸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强者當
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為盜賊
諸軍將士震奮感激願敵所愾四夷出殘必滅心
爆謀以就殄滅尚何惡之能為乎書曰時哉弗可
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五孫甘被誅
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毋於搔擾百姓扇揺不
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
使諸大臣中雖有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
其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為意

不可憂患過計而信憑邪佞自為身謀者之說早勑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寔為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使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數奏非臣好為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奏條第十四次奏請

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為天下中故創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奕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為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負扆于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怙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賊虜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

城刼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憍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自陛下即位應天四海萬方歡欣鼓舞垂髫鮐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真主矣萬世永賴寔天祚明德爲興隆之休矣四方貼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暨陛下偏聽姦邪與賊虜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兇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閧聚縱火殺掠所在倡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祗授降到黃榜詔勅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虜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畧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親骨肉皆爲刼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

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幇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塡溝壑强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冓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肆横賊虜自狀得勢强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不隨順番賊雖爲剃頭辮髮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丈夫不顧其身而自

黥其面爲乖先救駕者又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邪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臣竊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人顒顒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但過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繹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别降罪已之詔詩

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撲
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豈
復更有為盜者王室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
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沸陛下之意誅
之赦之惟陛下命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五次奏請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
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為一黨曰遜言
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為天下之治亂
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
致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
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
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
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
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
留心惻怛為陛下思承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

為可情又不為陛下息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豢塵沙漠翺翔後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為陛下息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為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為陛下息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為陛下息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塗炭刼掠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奸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為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為陛下保護京城自今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棄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自俟鼎鑊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六次奏請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為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虜酋過河捍蔽滑臺而胡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牓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掃蕩番寇以幾言之則大来

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金賊滅亡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寃圖事功則萬舉萬全可以滅金賊而成中興也或有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虜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憸小人自為身謀爾殊不知盜賊所以作者誠緣盗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强天下不能定于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

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
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姦邪之蔽於營私徇
徇不肯開陳而力為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
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祖宗二百年舊
都不忍為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
不忍為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忍為姦臣
坐視而不救也念金賊之猖獗不忍為姦臣縱敵
而不救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鑾
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
平醜類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勑天
之命惟時惟幾望陛下留神而早復之臣今遣僚
吏呼延次外及臣之子穎請行闕以聞
奏請

乞回鑾拜罷習水戰疏

建炎二年三月通前後表疏係第十七次

臣得范瓊書敘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
軍奉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扼上流於

三月八日已到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
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
使守在四夷昔楚人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
九有之時可規摸孑孑爲偏霸之事乎茲豈憸人
之欲虚張賊勢以爲可防不意望還延六龍進發
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謂中
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扼之計如是則何以繫安四
海之聽乎蓋天子爲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
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忻忻恍而相告曰
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丕
承則兆民浸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金賊
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
戰是聖心猶豫尚緩還期見中外播聞愈自懾怯
則萬國何自而咸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鑾車
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整束人馬不
須更習水戰祗備扈駕歸御京闕毋羣黎百姓顒

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寔天下萬世之幸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四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次奏請

臣竊見漢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悪少輕剽奚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鋭前驅帝即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即渡河勦絶虜寇又没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頭項人馬非潁川比也今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遹追我太祖太宗奕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基業則天下必心悦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尚何盜賊戎虜之足

慮乎臣敢瀝悃誠再月天聽伏望裁赦

乞回鑾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一次奏請

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也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虜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為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考時與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固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閑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番賊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畿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御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洒道翠華回鑾歸御九重為四海九州

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果急兩河山寨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

遣少尹范世延機幕宗穎請維揚奏請回鑾

疏 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條第二十二次奏請

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言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迹槩之了然區分如辨墨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不義之事莫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如函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莫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莫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如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曩緣賊虜肆横殘破州縣圍閉京城

刼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厲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耀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迎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想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為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城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諸后山林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為可效謂偏地之伯為可述備金幣以為賊資損器械以為賊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敵賊也拾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交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為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

自然區分爽足疑矣臣衰老孱懦謂蒙陛下識擢
俾留守京城兼開封府事臣砥礪遲塲知無不爲
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
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憫體天地之大德
覆護曙日月之大明炤臨臣與血屬當膏砧斧鑕
粉萬狀矣尚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帀井
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皡皡如我祖宗太平之時乎
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邪臣願陛下六龍
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塗血懇切之望臣
之言此實出悃誠痛切憤悶所以不避姦邪詆誣
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
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狂
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
勅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
睿慈洞察勿貳勿疑

乞回鑾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
疏係第二十三次奏請

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留鑰臣自亥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掃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稍就緒都城貼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夜徯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懇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

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用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講好之舊令出兵攻金賊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回吾國使三匯交攻金賊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蘇滑濬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金賊勢

必孤弱自可縛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地自此決可收復而况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賊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携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賊歸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恨不碎金賊之肩食金賊之肉又况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間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筯以籌黄帝書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可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忠鯁之論倘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即日還都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即日放罷老臣或重

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

奏乞回鑾仍以六月進兵渡河疏（建炎二年五月通前後表疏係第二十四次奏請）

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夷狄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歊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留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賊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洺趙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戮殄金人事纔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絶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心也況使虜人驟聞自相攜貳邪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

高麗諭以禍福兩國素蒙我朝厚恩必出助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駑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朝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

宗忠簡公文集卷之一終

昌平坂學問所

事し京則
中老讃ッ成
田
勝七君風
まちか々候
と江く当都
承れかし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